

Transcendental 的中译 论争 **历史考察**

文炳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Transcendental 的中译论争历史考察

文 炳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目前 transcendental 的中译名已多达 25 种, 值得深究。深入考察后发现: transcendental、a priori、transcendent 等概念的译名一直既区别又勾连。造成译名分歧的原因: ①凡是概念都有其历史, 其意义会变迁; ②概念与其他概念相连, 与概念体系相连; 概念语词的翻译会导致其脱离其源语概念环境; ③中、西词汇都有多种不同语境意义, 故极难匹配。历史——因果命名理论可以为消解译名分歧提供一些新的启示。

本书适合阅读对象: 翻译理论研究者、康德哲学研究者以及对语言哲学研究感兴趣的读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Transcendental 的中译论争历史考察/文炳著.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
ISBN 978-7-313-07767-7

I. ①T… II. ①文… III. ①英语—翻译—研究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1012 号

Transcendental 的中译论争历史考察

文 炳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 64071208 出版人: 韩建民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960mm 1/16 印张: 22 字数: 308 千字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30

ISBN 978-7-313-07767-7/H 定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21-54742979

序 一

现代汉语里的论理词多半从西语移植而来，重要西方论理概念的翻译不仅涉及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理解，而且也影响中国人自己的论理。

A priori、transcendental、transcendent 这一组词，从康德迄今两百多年来，在西方哲学中广泛使用，一百多年来，亦为东方学人所熟悉。中国学人对这几个词的理解和翻译争论不断，直到今天，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因此，很有必要把这些争论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文炳的博士论文，“康德哲学中的 Transcendental 的中译论争历史考察”，做的就是这件事情。从这些词的日译开始，这段历史头绪繁多，错综复杂，梳理清楚殊非易事。文炳为人为学都很谦逊，不懂就问，没有把握就再三寻查。这篇论文，可以说，是下死功夫磨出来的。磨出来一份扎扎实实的成绩。论文印出来，各方好评如潮，并被评为华东师范大学优秀博士论文。现在，文炳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订润色，著成此书。我很高兴看到这本书出版。而今不少论文，写过也就写过了，这篇论文不同，我相信很多学人会用得上它。

陈嘉映

2011 - 6 - 23 于北京

序 二

A priori、transcendental 与 transcendent 是一些西方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尤其是自从康德划分了 transcendental 与 transcendent 的区别并声称自己的哲学为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之后，transcendental 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在此之后，众多的哲学家的思想围绕 transcendental 这条主线而生发开去，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整个西方近代哲学都是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但是，后来的哲学家们对 transcendental 的理解和认识却几乎从未取得一致；而研究者们对 transcendental 的误解，更是伴随着这个概念发展的始终。造成误解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容易把 a priori 与 transcendental 相等同，进而混淆；其二、容易把 transcendent 与 transcendental 相等同，进而混淆。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在西方学界和中国学界中的相关争议几乎从未间断。

由于中西方语言和中西方哲学思想上的巨大差异，西方哲学的概念词在中文里很难找到完全对应的中文词，这使得哲学概念的翻译矛盾更加突出，国内学界对 a priori、transcendental 与 transcendent 的争议的焦点最终落在了对这些概念词的中译名的选择上。在中国百余年的康德哲学传播与研究历史上，不同的学者对这些哲学概念的理解和翻译可谓是见仁见智。根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目前仅 a priori 与 transcendent 的中译名就各自多达 10 种以上，而 transcendental 的中译名更是多达 25 种，译名的混乱为学术交流增添了许多障碍，统一译名的呼声日渐强烈。有鉴于此，就非常有必要对这些概念本身进行梳理，对这些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翻译的历史进行

必要的梳理；籍此来弄清楚这些概念在西方哲学中的发展史，考察出这些概念在中文中的译名流变史，进而为将来的概念词翻译提供借鉴。

日本人在翻译西学术语时不是使用日文原语，而是通过借用汉字的组合创造新词汇来表达西文中的相应概念。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这段时间内，中国在接受西学上要远落后于日本，本着学术交流中“求便”的目的，国人有普遍袭用日译名的风气，造成至今汉语中尚存大量的日文汉字词汇。“先天”作为 *a priori* 的译名，最早源自日本启蒙哲学家西周根据《易经》上的古语而创译的。而“先验的”与“超验的”作为 *transcendental* 与 *transcendent* 的译名，既不是像大多数当今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源自蓝公武，也不是像贺麟先生认为的那样源自翻译《纯粹理性批判》的日本哲学家天野贞祐，而是源自更早的桑木严翼。西周和桑木严翼在翻译康德这些哲学术语时所采用的翻译方法，源自最初在“兰学”典籍翻译中所形成的“翻译”和“义译”二种译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学界基本上已通行用“先天的”、“先验的”与“超验的”来翻译 *A priori*、*transcendental* 与 *transcendent*。但是，不同的意见始终存在，早年留学欧洲的九鬼周造受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影响，提出了用“超越论的”与“超越的”来译 *transcendental* 与 *transcendent* 的主张。这一主张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随着“超越”作为哲学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心，而逐步取代了桑木严翼的“先验的”与“超验的”的译法，最终成为 *transcendental* 与 *transcendent* 在当今日本学界最通行的译名。

自从20世纪初康德哲学传入中国伊始，国人对康德的研究历经风雨，几度兴衰。在1920年前国人对康德哲学思想还只是零星地接受，而且康德哲学基本上是通过日本进行中转之后才引入的。在1924年康德诞辰200周年之际，《学艺》杂志1924年六卷五号和《民铎》杂志1925年六卷四期上相继刊行了“康德纪念专号”，共刊登纪念康德的文章35篇，在国内掀

起了研习康德哲学的学术高潮。而其中大多数文章的康德哲学译名是袭用日本学界的译语。

中国学界早期的普遍袭用日文译名的习惯直到1930年之后才逐步改观,有识之士如贺麟、张东荪、余又荪等公开提出了要对日译学术名词进行“正名”,反对日译,号召国人从日译学术名词的影响中摆脱出来,争取学术自立。在这期间,熊伟、郑昕、贺麟、张东荪等在报刊上对康德哲学中 transcendental 等概念的义理和译名进行公开讨论,掀起了国内康德哲学译名的第一次大讨论。

除开在报刊上发表康德研究的学术文章外,范寿康等开始着手撰写研究康德的专著,一部分学者也开始着手翻译康德的著作。胡仁源的《纯粹理性批判》中译本于1931年率先在国内出版,而稍晚一点完成翻译的蓝公武的《纯粹理性批判》中译本直到1957年才公开出版,并一度成为国内流传最广的《纯粹理性批判》译本。早年曾经留学日本的蓝公武,在翻译《纯粹理性批判》时,实际上参考了日本哲学家天野贞祐1921年所翻译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相关译名。尽管对部分译名存在分歧,蓝公武之后的《纯粹理性批判》的中译者韦卓民、邓晓芒、李秋零基本上仍然沿用了蓝译本的相关译名,从而奠定了我们今天的康德哲学译名的话语体系。

近20年来,曾经一度凋零的国内康德研究再度繁荣,针对康德哲学译名的讨论不时出现在书籍及报刊上,尤其是针对 transcendental 的含义及中译的争论异常激烈,先后有孙周兴对王炳文的改译建议的质疑,邓晓芒对牟宗三观点的批驳,倪梁康与赵汀阳间的交锋,掀起了国内学界对 transcendental 的中译名的第二次大讨论,而是否采用日译名“超越论的”则成为了争论的焦点。

纵览整个康德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对 transcendental 等概念的中译名论争贯穿其始终。造成译名的分歧的最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西方语言的异质性和中西方哲学思想的巨大差异。具体表现在:其一、西方思想中的

某些概念恰恰是中国思想中所缺失的东西，何况通常情况下概念往往又连着概念，概念词的不可翻译性就特别明显。其二、不同哲学家对同一个哲学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也存在着差异，transcendental 在康德那里、在胡塞尔那里、在海德格尔那里、在维特根斯坦那里都意味着不同的哲学思想。即使对同一个康德的 transcendental 概念，不同的研究者的理解和认识也可能不一样。即使有相同的理解，研究者们在用自己的母语来表达这种理解时，也会由于个人语感的差异，而从众多的同义词中选择出自己所偏好的词汇，这些情况也为译名的统一增加了障碍。其三、西方语言中的某个词汇本身就有不止一种意思，在不同的语境中甚至可能有多达十余种意思。翻开任何一本英汉词典都会发现在某一个单独的词条下往往有多条义项。西方语言如此，中文又何尝例外。因此，要想为西方的思想概念词寻找一个绝对匹配的中文词汇，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鉴于这些情况，解决译名分歧的办法又何在呢？克里普克的历史—因果命名理论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新的启示。从某种意义上看，概念词的翻译其实就是在目的语中为其“再命名”。名称和对象的关系是由命名仪式确立的，译名和源语词的关系也是由某一特定的译者确立的。名称/译名一旦确立之后就不再变动，但是随着我们对其认识的不断增加，我们也就不断赋予名称/译名（例如丘吉尔/“先验的”/马克思主义）以更多的内涵。不过，由于命名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的是译名和源语词之间的必然性联系。

文 炳

2011年3月

目 录

Contents

导 言	/1
第一章	A priori、transzendental 与 transzendenz 的概念史 /7
第一节	A priori 的概念史 /8
第二节	Transzendenz, Transzendieren 的概念史 /11
第三节	Transzendental 的概念史 /15
第二章	康德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55
第一节	早期西学研究受日本影响的时代背景 /56
第二节	1910 年前康德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概况 /58
第三节	1910 ~ 1930 年间康德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概况 /66
第四节	1910 ~ 1930 年间中国人可参考的国外康德诠释著作 /79
第三章	20 世纪 30 年代前辈哲学家对康德哲学译名的第一次大讨论 /98
第一节	熊伟的《先验与超验》 /100
第二节	贺麟的《康德译名的商榷》 /105
第三节	张东荪的《康特哲学之专门名词》与《张东荪讲西洋哲学》 /119
第四节	郑昕的《康德的知识论》 /125
第四章	康德著作译者对 a priori、transcendental 与 transcendent 的翻译 /134
第一节	《纯粹理性批判》6 个中译本的概况 /135
第二节	康德对 a priori、transcendental 与 transcendent 的具体使用 /152
第三节	《纯粹理性批判》6 个中译本的相关译名比较 /178
第五章	A priori、transcendental 与 transcendent 的中译名的主要源流及现状 /193
第一节	A priori、transzendental 与 transzendence 的译名现状 /194

- 第二节 “先天”、“先验”、“超验”译名源流考 /202
第三节 “超越论的”与“超越的”的译名源流考 /217

第六章 20~21 世纪之交国内学者对康德哲学译名的再争论 /238

- 第一节 庞景仁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译后记 /239
第二节 邓晓芒对牟宗三的批评 /244
第三节 孙周兴对王炳文改译建议的质疑 /253
第四节 张汝伦在《二十世纪德国哲学》中对相关译名的选择 /263
第五节 刘创馥对 a priori、transzendent 和 transzendental 的译名的讨论 /267
第六节 倪梁康与赵汀阳的交锋 /276

第七章 余论：从 transzendental 的中译论争史来反思概念词的中译 /297

- 第一节 对 a priori、transcendental 与 transcendent 的中译名的总结 /298
第二节 概念词翻译中常用的方法 /301
第三节 概念词翻译的困境 /305
第四节 消解译名分歧的新思路——再命名 /311

附 录 /317

- 附录一、1924 年《学艺》杂志第六卷第五号的译名情况统计表 /317
附录二、1925 年《民铎》第六卷第四号的译名情况统计表 /318
附录三、不同学者对康德哲学中的 transcendent 的译名情况汇总表 /321
附录四、Transzendental 在非哲学类著作中的译名情况统计 /324

参考文献 /330

后 记 /341

导 言

日本学者安倍能成曾经打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把康德哲学比喻成一个蓄水池，前两千年的水都流进了这个池中，而后来的水又都是从这个池中流出去的。这个比喻形象地揭示了康德哲学在西方哲学中所处的承上启下的枢纽地位。仅2006年，以英、德、法、意等语种发表的各种版本译本的康德著作、康德研究专著、论文集和论文就共计有841部（篇），其中康德著作版本和译本11部，其余的全部是相关研究文献。^①如此庞大的研究文献数量，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这个统计数据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即使在今天，康德哲学仍然具有无穷的学术魅力。这让人不禁想起了日本哲学家桑木严翼在其著作《康德与现代之哲学》中的一句话：“哲学者之必须研究康德哲学，虽在今日仍无变更。”^②

哲学的核心工作是概念考察。因此，要研究康德哲学，首先必须要能正确理解康德哲学中的一些关键概念。贺麟、张东荪等前辈哲学家就认为，理解康德哲学的关键在于理解其若干专门名词。张东荪在论及康德哲学时曾言：“读者苟能了解此数专门名词，即不啻已完全了解其哲学矣”。^③而只要论及康德哲学中的关键概念词，又是绝对绕不过transcendental这个词的。根据笔者对Norman Kemp Smith翻译的《纯粹理性批判》英译本的电子检索结果，

① 参看 Kant - Studien 第99卷，2008年第4期，Mainz von Margit Ruffing 整理出的 Kant - Bibliographie 2006。

② 桑木严翼著，余又荪译，《康德与现代哲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页。

③ 张东荪，“康特哲学之专门名词”，载于《研究与进步》杂志1939年第1期第3页。

transcendental在全书中共计出现666次，其中仅仅在目录中就出现了25次，正如郑昕在论及transzendental（先验）的重要性时所言：

康德在《纯理论衡》的每个节目，均加上“先验”（transcendental）字样：先验基本论、先验方法论；先验基本论又分为先验观物学，先验理则学，先验理则学里再又区分为先验分析篇，先验（矛盾）分合篇……可见“先验”一辞在康德哲学中非常重要。^①

郑昕甚至说：“先验的意思明白了，对于康德的认识论，便不会摸错了门”。^②就连康德本人也声称自己的“哲学”是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先验的哲学）。康德晚年曾经计划写一部叫做“先验哲学”的书，尽管他已经对“先验哲学”的理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796~1802年间，他留下了两大卷《opus postumum（遗著）》（全集21、22卷），其中他给先验哲学下了不少于75个定义，康德的指导思想就是想建立一个统一的哲学体系。由此可见，transcendental这个概念在康德哲学中是何等的重要。

而要正确理解transcendental这个概念，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著名学者倪梁康就曾经说过：

关于transzendental一词的含义和中译的讨论，从康德哲学引入中国之日起就再也没有停止过。或许是因为康德将自己的哲学称作transzendental，而且后人也常常将他的哲学称为Transzendentalismus或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所以这个概念也就一直承受着与康德哲学相同的命运。几乎可以说，康德哲学对中国哲学界有多么重要，这个概念也就有多么重要；康德哲学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或困扰着中国哲学界，这个概念也就在此程度上产生着影响和困扰。甚至还不止于此，由于transzendental的发展线索不仅仅以它的命名者康德为开端，而是肇始于自笛卡尔以来至今仍然起作用的欧洲近代哲学传统，因而对它的理解也

① 郑昕，“康德的知识论”，载于《大陆杂志》1933年第2卷第1期，第62页。

② 同上。

涉及对整个近代西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①

诚然，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迄今为止，transzendental 这个概念词的中文译名已经多达 25 种，对这个概念理解的分歧以及其译名的混乱在此可见一斑。transzendental 的含义和中译的争论自从康德哲学传入中国时起就从未间断过，其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哲学概念总是彼此间相互区别与勾连，通常要正确理解一个概念，往往牵涉到对其相关概念的正确理解。这就是笔者为何在考察 transzendental 这个概念的同时要兼顾对 a priori 与 transcendent 的考察，因为 transzendental 不仅容易与 a priori 相混淆，而且也容易与 transcendent 相混淆。正是源于此，一百多年来，transzendental 的中译名与 a priori 和 transcendent 的中译名总是纠缠在一起，若非在其中译名后注明其源语，任谁也很难辨别出谁是谁。

既然确定了要考察 transzendental 的中译论争史，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梳理出 transzendental 在西方哲学中的概念发展历史，这是正确理解此概念的第一步，也是确定其译名的基础，这是本文第一章要完成的任务。

自从康德哲学传入中国之日起，人们对 transzendental 这个概念的理解与翻译是一个渐进积累的过程。笔者大致将这个过程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1) 康德哲学传播的早期阶段（1900 年前后至 1930 年前后）

在这个时段里，国人对于康德哲学的接受还处于一种被动接受期，对康德哲学的研究受日本哲学界的影响很大，多数学者不过是在向国人概要性地介绍康德哲学思想。传播康德哲学的主要途径是在杂志上刊发文章，很少有研究康德的专著出版。不过，在这个时段里也掀起过传播康德哲学的高潮，在纪念康德诞辰 200 周年的活动中，《学艺》杂志 1924 年六卷五号和《民铎》杂志 1925 年六卷四期上相继刊行了“康德纪念专号”，共刊登纪念康德的文章 35 篇，在国内掀起了研习康德哲学的风潮。对这个时段的考察是本文第二章的

^① 倪梁康，“Transzendental：含义与中译”，载于《南京大学学报》，2004 年第 3 期，第 72 页。

任务。

2) 康德哲学传播的觉醒期（也可以称为“康德哲学译名的第一次大讨论时期”，1930~1945年）

在这段时间里，国人对于康德哲学的研习不再像早期那样属于被动接受。相当一部分学者在研究康德哲学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自己原创性的见解，具体体现在对 *a priori*、*transcendent* 与 *transzendental* 这些关键词的理解和翻译上。熊伟、贺麟、张东荪、郑昕等都公开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见解，在学界掀起了一次康德哲学译名的大讨论。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贺麟、张东荪、余又荪等公开提出了要对日译学术名词进行“正名”，反对日译，号召国人从日译学术名词的影响怪圈中摆脱出来，争取学术自立。本文第三章的任务就是对这一时期前辈哲学家围绕 *a priori*、*transcendent* 与 *transzendental* 等关键词的理解和翻译上的争论所进行的考察。

3) 康德哲学传播的停滞期（或者说不活跃期：1945~1980年）

在这段时间内，由于时局动乱，学术研究进入了停滞期。解放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国内学界出现了一种重黑格尔哲学、轻康德哲学研究的局面。在这段时间内研究康德哲学的专著和论文较少，至少据笔者搜集的材料来看是这样。这段时间国内康德研究活动与日本学术界彻底隔绝。

4) 康德哲学研究的繁荣时期（1980年至今）

在这期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康德研究出现了新的飞跃，体现在研究康德的专著和论文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大的提升。针对康德哲学译名的讨论不时出现在书籍及报刊上，尤其是20~21世纪之交前后，国内学者针对 *transzendental* 的含义和译名的争论异常激烈。在这期间的报刊上，先后有孙周兴对王炳文的改译建议的质疑，邓晓芒对牟宗三观点的批驳，倪梁康与赵汀阳间的交锋，使对 *transzendental* 的译名的争论再次成为学界中人关注的焦点。此外还有庞景仁、张汝伦、刘创馥等也曾公开表达过自己对 *transzendental* 的中译名的意见。学术研究

的繁荣可见一斑。对这一时期中有关 *transzendental* 中译名论争的考察将是本文第六章的任务。

上述的分期主要是从时间线索上来考虑的。要弄清楚 *a priori*、*transcendental*、*transcendent* 这 3 个词在康德著作中的义理及具体使用，就有必要对照康德原著中的上下文来进行考察。这就使我们关注到另外一条线索，即对康德著作的中译，这是一条基本上可谓是贯穿了整个康德研究历史的始终的线索。迄今为止，仅《纯粹理性批判》的中译本就多达 6 个，不同译者在康德的具体文本中，是如何翻译这些概念词的呢？这就是本文第四章要考察的内容。

在对各个时期的译名情况考察之后，就有必要将 *a priori*、*transcendental* 与 *transcendent* 这些词语的中译名进行梳理，找出其译名的主要源流、现状及将来可能出现的发展动向。这就是本文第五章要进行的任务：①考察 *a priori*、*transcendental* 与 *transcendent* 目前的中译名现状；②考察 *a priori*、*transcendental* 与 *transcendent* 目前较为通行的中译名“先天的”、“先验的”与“超验的”的译名源流；③考察可能取代这些较为通行的中译名——“先验的”、“超越论的”与“超越的”的源流。

不同的译者对 *transcendental* 等概念词的认识和理解以及译名选择上存在差异，笔者尽可能使其观点完整地再现，力争不曲解任何译者的观点。但是，由于考察的焦点是针对相同的概念，因此不同译者的观点中肯定又存在共同之处，这或许使本文读起来显得繁杂和重复之处较多，有时甚至有冗长乏味之感。尽管如此，这样做的好处还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这样做等于让众多的学者跨越时空的限制，围绕 *transcendental* 等概念展开一次学术大讨论。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学术兴趣和视野是有限的，让众多的学者集中在一起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有利于澄清我们对所考察的概念的理解，有利于看清楚概念词中译中存在的具体困难。正如倪梁康在谈及现象学哲学著述的中译所存在的问题时所说：

弥补个体经验不足的一个有效做法或许是译者之间的学术讨论与交流，在

概念的中译方面做一些“证义”的工作。通过相互间的讨论，而非各行其事，才有可能达到在概念理解和翻译上的互识与共识，从而使得学术的交流和推广成为可能。^①

可见，本文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构建一个不同译者间的学术讨论和交流的平台，对 transcendental 的中译进行“证义”。

通过对 a priori、transcendental 与 transcendent 的中译论争历史考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概念词的中译中所存在的困难：不同哲学家对同一个哲学概念的理解与使用均存在差异；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上下文中意思可能不同；不同的译者对同一个概念的认识可能不同，其在选择译名时会各有侧重；同一个西文词以及同一个中文词都可能会有好几种意思；这些情况都会导致难以找到一个完全恰当的、与外文词绝对匹配的中文词；这些情况最终就造成了概念词的译名分歧。笔者认为，解决概念词翻译纷争的有效思路就是对外文概念词在中文语境中的再命名进行探讨，这就是本文最后一章的任务——即对概念词中译的反思。

① 倪梁康于1998年5月13日至17日在杭州/绍兴举办的“现象学翻译学术研讨会”（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与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及香港现象学学会共同主办）上作了“试论胡塞尔现象学几个概念的中译问题”的学术报告，上述这段引文即引自倪梁康为这份报告所作的《后记》。参见：<http://www.frchina.net/data/personArticle.php?id=2351>。

第一章

A priori、transzendental 与 transzendenz 的概念史

Transcendental 的中译论争历史考察

第一节 A priori 的概念史

第二节 Transzendenz, Transzendieren 的概念史

第三节 Transzendental 的概念史